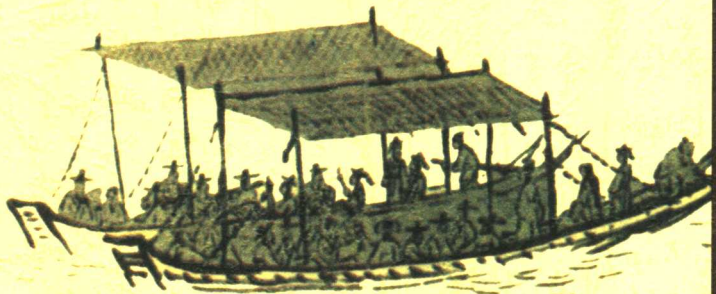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文言小说

百部经典

主编 史仲文

北京出版社



东塔寺庄风灾

鄱阳城下东塔寺，与城北芝山禅院，皆有田在崇德乡。畴壤相接，耕农散居。庆元三年五月一日，农人男女尽诣田插稻秧，惟数岁小儿乃陪老疾者守舍。当昼雨作，惊雷振天，东塔四仆家皆遭狂风之暴。先卷屋上茅，翔舞狼藉。已则椽桷梁楹，窗户床榻，一切掀荡。若有人拆拽抛掷，其声汹汹，不可复辨。老弱呼叫奔走，半日方定。凡筑室处，坦为平地，人幸而得免，鸡犬不一存。近处桑木，连根拔起，投于数丈之外。四家生生之具扫空，被祸之酷，盖去死无几。后两日，芝山甲首备其事，告主僧，自庆其独脱大厄。或谓此四仆者好屠牛，以故获谴。

邹氏小儿

东湖荐福长老了奘住持，且凶岁，俄病背疽，才小愈，复结贤痛，终以破腹而亡。绍熙三年五月，郡士邹侃梦其捧琼珠一颗，圆莹可鉴，以畀之。侃引手承接，误坠地，碎矣。惊而觉，时奘亡已数年。明日，侃妻诞一男子，乃具所梦告于兄仁曰：“妇得雄固慰人意，但碎珠之兆，恐不能佳。”仁解之曰：“琼珠碎却圆，以圆老名之可也。”儿在襁褓中，无病恼。及能食，啖以肉辄吐，与饼饵蔬笋则喜。稍能移步，望僧过则笑，呼捉其襟，追随弗舍。母拊之曰：“送汝去寺院做行者，服事和尚。”即欢跃。问往妙果寺如

何，摇头不应。遍举诸刹皆然。至言东湖，便请行。乃从奘乞名，俾出家。而制小直掇与着，每日使仆抱诣方丈。所居在槐花巷里，才还，又索去。庆元二年，甫五岁矣，忽苦淋疾，旋疮发肾下。顾母曰：“奘兄唤我归来，将酸馅糖糕与我。”母深忧之。既而亦以暴下而夭，略与奘同，盖十一月下旬之二日也。晋之侄与之最善，方其病时，戏之曰：“和尚异世肯来吾家乎？”曰：“官门缠绕人，未必许我出家耳！”其后梦如平生，招之人，不顾而去。然竟托身邹氏，得非宿缘乎。

鲤鱼玉印

淳熙中，明州士人往临安赴省试。舟过曹娥江，渔叟持巨鲤，重七八斤来售。买以钱五百，鱼拨刺不止。士人爱其腴鲜，拟明日斫脍延客。适天色微暖，虑其馁腐，使仆作鲊。既剖腹，于中得小玉印，温润洁白，刻两篆字，不能识。士人朴野，原不料为奇物，漫收藏于笥。至都城旅舍，留颇久，资用不继。值常买小商过门，出以夸示，然但须价五千。商酬五之三，士喜所获数倍，即付与。此商亦非博雅者，只挂于担上。经德寿宫门，提举张去为下直，车中觊望，取而玩视，命随诣其宅，问所得处，且扣其价，亦仅求五千。如数与之，而佩于腰间。它日，光尧太上见之曰：“汝何处得此？”俱以奏。圣情恍然曰：“此我故物，京师玉册官镌德基字甚工。建炎己酉，避狄于海上，误坠水中，今四五十年矣，不谓复落吾目。”诏赐去为钱二千贯。而别以千贯，令访授士人云。

焦母大钱

鄱阳焦德一吉甫之母邹氏，平昔向善，寡言语，不谈人是非，唯笃志奉佛。只生一子，使肄习儒业。师友往来，家虽单贫，而供亿不倦。绍兴二十三年春，正在堂上，一物从空中坠于坐隅，踟躅不已。俯拾而观之，乃崇宁当三大钱也。自喜曰：“吾昔日闻张氏获飞鸪所衔铜钩，即佩之，其后为福累世。安知今日无是事乎？”遽缚于衣带，串绊甚紧，未尝须臾去身。淳熙十年冬，忽透出，跃几下。扪摸腰间，全类为人解结取去，殊以疑骇。休咎之应，皆莫能测知。越一日，太上皇后庆寿赦书到郡，命官未升朝而母年七十者得加封，士人曾乡贡者亦然。邹氏时年八十有二矣，德一以庚子岁预荐，遂沾此恩，受纶诰为儒人。始验钱之跃出，似相报也。后二年中冬，不觉失之。穷人力搜索弗获，极为之不乐。是夕情思顿不佳。迟明，命子妇速具汤沐，盥手濯足，合掌瞻敬四方。儿孙在旁，戒使勤学，趺坐湛然而逝。初，邹氏壮岁常苦气疾，遇发时颇剧。自佩钱至老，三十三年，故恙如洗。耳目聪明，步履强健，至于灯下穿针缝纫，或半夜乃就枕，后生所不能及。

芜湖项氏子

芜湖江公忠，以特恩入官，淳熙末为鄱阳西尉。言其姻家项国华，以绍兴丁巳年生。八九岁时，恶疮生于臂肘，更

外科医十辈，疗之弗效。父母怜爱备至，尝挟之出门，嬉玩徙倚。遇一道人，阔口多须，身長七尺。父讶其异，迎揖之。道人驻立，凝目视病子曰：“何不教服四物汤？”前执儿手，嘘呵按熨。父将邀入饮之酒，固辞，翻然而去。父用所戒，即治此药服之。逾三年，疮如初，然药不辍于口。方春日，户外杨柳枝方新成行，一鸟鸣于其上。儿望之甚喜，锐欲取之，而高不可升。此念才起，遽觉身轻乎羽，已在柳梢。自是益以趑捷，意之所如，无远近立到。常腾超太空，其高无际。鸾鹤之飞，亦在其下。恐太高则入杳冥，将不能返，又虑贻亲忧，不敢放肆。而父母未知之也。会上元之夕，所亲戏之曰：“我闻汝能飞空行游，今夜宁国府极好灯，何不去一看？”儿笑曰：“此固不难！”超然蹑虚，疾如鸟翼。三鼓后还家！备说所见某事某事，它日验之而信。疮亦良愈。至十六岁娶妻，始不能飞。江尉之子，项婿也，故得其详。今江为江州司法，其母寿满百，而步履若少年。尝赴郡守王叔明宴集，坐终席不倦。石门镇士人陈六奇，与江有雅契，庆元元年冬赴省试，枉道访之。因见国华颀然而长，仪格近道，久当不凡也。

东流道人

池州东流县村墟，尝有少年数辈，相聚于酒店赌博，各资钱二三千，被酒战酣。一道人颜状犷武，策铁拄杖，傲睨其旁曰：“添我一分同戏得乎？”众相视，杂言不可。姑应之曰：“乡民小小作剧，不足烦先生。”其人必欲预席，众不得已曰：“如此便请入社。”既槃跚围坐，乃笑曰：“忘记带钱

来，且剧赌，俟了后结算。若我输，却当一一奉还。”满座同词言：“焉有是理！不将一钱随身，如何赌得？”道人怒目曰：“汝曹任意喝五喝六，偏不着我！”勃然变色，揎腕索斗^②。少年中两人最不堪，且又恃众，交口肆骂，至云：“定是个配军贼。”道人奋起，殴两人背各一拳，登时气绝，摇撼不醒。或走报邻甲，或只遥望，惧其佚云，则必牵连入狱。稍近前为拘执之势，道人提杖示之曰：“来则就死。”洋洋而行。店人以竹杻遮两尸，候里正及县检验。至夜，尸忽作声蹶起，守者大叫有鬼，奔而出。两人曰：“我何曾死？且来听说子细。”稍稍还就之，云：“日午正赌之次，被一道人邀我去吃酒，痛饮二十盏，不觉大醉，所以困卧于此，今已豁然。”众犹疑不信，共坐到天明，果不死。道人莫知所之。

申先生

绍兴初，江湖群盗不靖。鄱阳城内虽不罹兵厄，人烟亦萧疏。淮客申先生者，售药于市。东平雍友文，阴察其有道术，往拜之，愿为弟子。见其每出赀一小釜，随所至为灶。满贮水烧热，而布青绿黄朱杂色于上，徐用牙篦拨开，便成长林绝岛，乌鸟翔集。或作群山夹江，渔艇烟雨；或士女春游；或诗人缓辔。日日不同，颇类所谓沙书者。友文乘间咨扣一二，笑云：“只爬剔头垢，投一豆许，众色自然凝结不散，乃信手指画耳！无它奇也。”将退，则尽举而弃之。留半年而去，友文竟不得其要领，于是学医。

【注释】

①磨勘：定期检测官员政绩，以定升迁。

②揜（xuān，音宣）：捋袖出臂。

夷坚支癸卷第十

硬脚道人

庆元二年夏秋间，饶市一丐者，自称硬脚道人，士大夫僧民颇谈其异。予凡三遇之：其一，在判官厅门外街石台上，置两股酣睡，而上体虚无所着。其一，在庆善桥北石柱表，承日光端立，铺一纸于地，曰缘化四十九钱，忽跃下，则已满数，振衣而归。其一，仍立石表上，而蹠起一足，或至三时始下。今不知所终。

淳化殿榜

均州武当山道士邓若拙，有道术，能出神游天庭，或阅十数刻乃返。淳化二年癸巳冬，尝至一洞府，见两仙官对坐共谈。其一曰：“来春进士榜有三个宰相，所限一人极低，将如之何？”其一曰：“高下已定，不可易也。独科甲尚堪致力，不若以第二甲为第一甲。”若拙既觉，与其徒言之，但不晓其何以致力。明年，大廷唱名时，官禁适有诞弥之喜，天颜悦怿，顾侍臣曰：“第一甲可多放几人，教止即止。”遂以次牒传，上意亦匆匆忘之。过三百名，方悟，遽曰：

“止。”是岁孙何为状头，凡放三百十三人，而居一甲者三百有二，余皆为第二甲。丁晋公谓为第四人，王冀公钦若第十一，张邓公士逊乃在二百六十，所谓极低者也。国朝以来，临轩赐科第，未有鼎甲若是其多者。邓公三人相，致仕后常一还其乡光化，因游武当，若拙弟子备道其事焉。永卿为浙川令，闻之鄞乡士人刘可云。

蔡确执政梦

蔡忠怀公确少年日，梦当为执政。仍有人告之曰：“候汝父作状元时，斯其证也。”觉而失笑，谓人曰：“鬼物乃相戏乎？吾父老矣，方致仕自佚，岂复有作状元之理？”确以元丰二年五月自御史中丞拜参知政事，时其父久已没。五年三月，确侍殿上，听唱进士举人名，南剑州黄裳居首选，确不觉大惊，盖父名黄裳也。黄裳本泉州人，清正恬退，仕至镇安军节度推官而告老。得右赞善大夫，遂徙居于陈。

古塔主

南康建昌县云居山，大禅刹也。所祀五通甚灵异，名为安乐神，居于塔上。尝出与监寺僧语言，无见其形，其声全如五六岁儿。绍圣元年，忽谓僧云：“古塔主得知江州，今日出都门了。”时佛印师了元为长老。明日，僧俱以告。元笑曰：“说与那鬼子，莫要乱道。”僧回以语神，神曰：“塔主昨已到泗州，遣急脚某人赍书来与堂头矣！”僧复往白之，

师不答。后半月，又云：“日午书当至。”如期，果有黄衣卒以新知江州彭待制书至。方悟彭器资尚书乃古塔主后身也。初，范文正公守鄱阳，以母忌，预请芝山寺僧诵《金刚经》。夜梦母云：“得古佛经半卷，已超升矣。”明日入山，有暂到僧曰古塔主，扣之，果如梦中语。戏云：“何不看毕？”曰：“好物不须多。”会荐福缺住持，即自草疏，请古往。于是始出世。每禅子问话，辄应曰：“莫。”至于再三。今榜法堂曰“莫莫”，此故也。时彭公犹未生。彭治九江数月而卒，寿才五十四，其为人清修淡薄，真有自来。

项彦吹笛

饶兵项彦，好吹笛。遇休暇无事，常独往芝山，登五老峰，赏傲风月。当其得意，至于忘归。绍兴四年十月，约俦侣数辈同游。彦方二十二岁，最先行。已而诸人不至。笛声正喧，忽闻左侧语音，起望之，一妇人也。青衣黄裙，以绢帛包新嫩芽茶四五叶在手。彦颇惧，欲下山。妇云：“哥哥且稳便，我自寻吴九。”问：“为谁？”曰：“我家地客，遣就近处修屋，虑其不谨，故来视之，更十余日未得了。”与彦茶两叶，食之甚美。临去，又嘱曰：“早晚得工夫时，更来吹笛。”彦曰：“诺。”遂归。自是不间阴晴，持赂祷请于卒长，饭罢辄至。妇已先在彼，绸缪款接。其父深以为疑，试随于后。妇匿不肯出。彦回顾见父，愠曰：“知道坏我事，故障碍我。”遂如丧心，到家，击破物件什器，不容诘止。若出城遨荡，则意态欢悷。今隶役铸钱使者衙，每岁十月皆然。唯过中冬则稍妥帖，一笛不暂离腰间。父累邀行法人摄

治，未睹厥效也。

王资道及第

天台王居敬，字简卿。淳熙十三年，以布衣经过衢州，谒刘枢干问命。刘原不知其名，即书云：“此命当贵，但名下一字系旧庙所讳。今虽已祧迁^①，终不可达天听。”王大骇。既退，亟改为居安，而字资道。再诣刘肆，刘喜而迎曰：“今名甚利，几于魁天下。而居官乃在水边，须待阙十年以上。”王默嗤笑其妄曰：“乌有在魁甲而需久次之理？”来春省试第二人奏名，未廷对间，在太学旧斋宿泊。镊工季松诣之，再拜曰：“来贺状元。”王谓相戏侮，咄之。松曰：“那敢尔！夜得一梦，亟审上舍必做第三名状元。”王方询扣其说，曰：“梦如常时入学，逢一老翁立门左，语曰：‘今年太学出状元。’松请姓名，翁迟迟不出口。久而言：‘作殿试第三人者，即省试第二人。’以是知为君不疑也。”迨唱名，果符所说。季松求赏，乃以为期集所上名亲事官。在局月余，得餐钱数十千。王调徽州推官，已而连遭家难，留滞恰十年，始干办江东刑狱公事，尽合刘占书。

林秀才鸡

福州城内士人林生，居于府仓侧。淳熙己酉八月，将入举场，令家人杀所育斗鸡以充饌。方呼仆执缚，鸡奋飞出外，径投大中寺法堂，屏伏禅座下，距林氏盖三百步而远。

長老偶在一室讀語錄，聞其勃跳窘怖之聲，出視之。正見林秀才追逐而至，便擬掇取，曰：“是我家物也。”僧曰：“既已遁脫來此，豈非命未當盡！愿施與茲寺，充長生報曉可乎？”林曰：“貴刹自有行者打鐘供此職矣，何假此禽？”僧曰：“非是之謂也。”因為演揚緣法相報復之義勸警之，林即順聽。乃付之庫下，日飼以谷一升。后七年，當景辰之冬，予大兒携家寓居，以俟解印，雞尚存，其高二尺余，雄俊之狀，殊非它比。

刘自虚斩鬼

福州紫極宮道士劉自虛，以正法為人治邪祟。雖頗有效驗，然賦性誕妄，留意財賄，且好大言自銜鬻。每對客稱：“我前月中在西门某家考治，手斬三鬼，血滿劍鐔；數日前在东郭某家，亦斬其二，皆流血赫然。大率一月之內，无虑斬誅數十鬼也。”梁纁大仲夙能行法，深嫉其欺妄，欲摧沮之。因訪所親款曲，偶及劉驅制妖魅之妙，咨嘆不已。梁笑曰：“劉本无術，但架空吓人耳！君可詐云家有祟，召使來。我当暴其奸，以献一笑。”即遣邀之，劉至，梁告之曰：“吾与是家雅故，目睹忧窘，合为致力。然度非一人所可了。我请先，不克，则子继之。”劉曰：“诺。”梁曰：“我本信步到此，不曾携剑来，幸见借。”劉取付之。又曰：“吾法印却随行，只在小仆处，今出外取入。”良久而还，执印诵咒诀，禹步数匝，置剑袖中。俄叱曰“神将速掷之地”。流血津津，顾刘而笑曰：“幸不辱命。”刘俯首羞忤，不敢答，密遁去。所亲之家，捧腹大噱^②。自是声光日削，浸革故态。梁告人

云：“此是戏术，须摘一草药淬剑，却顿鞘内，才见风则赤如血。复点滴沾洒，全如刃伤。渠所用以欺世者吾亦能之。聊发其宿愆，俾知省愧。予二孙偃惨尝闻之云：“不应辄诵咒诀，媒翫心灵。”曰：“那敢尔？但默念修真秘要。不紧急处，姑以借口副急。”偃后见道人林无无云：“此草名为紫背天渠，与虎耳相类。其色上青下紫，更济以他药，可煅炒砒硫黄之属。究其功用，非止血剑锋而止也。”

雷州病道士

雷州天庆观道士，病心恙累岁。遇发作时，冥冥无所觉，虽赴蹈汤火，亦不自知。童奴困于防护，或小间，则兀如痴儿，不语笑。而胸膈掣痛，呻吟竟夕。淳熙间，一夜过三鼓，据几危坐，忽有客敲门。问何人？厉声应曰：“我！”似有怒意。道士曰：“夜漏甚深，观门又闭，如何旋入得来？汝定是鬼？”曰：“若不启户，我自有道理。”俄双扉轧然，已在前立。须髯拂腰，身绝长大，全如禁卫。行间，且骂且笑曰：“吾闻汝抱奇疾，特特相救。乃反行闭拒，仍以我为异物邪？”道士惧其箠击，拱手巽谢。客怒色少霁，顾童子，取水一盂。水至，起刮壁土置地上，擦身中垢膩，并以水抔和，捏为一小丸，授道士。道士嫌其不洁，未遽领。又怒曰：“吃了便安乐无事。而不吾信，是只要速死耳！”道士勉强接取，以余水吞之。即觉满腹精液流转，顿异常日。但痛处愈甚，不敢言。少顷，客挥手告去。明旦，同侣来问讯，讶其神采迥别，扣所以然。或回顾壁上，于刮土处画一吕真人像，左手捻须，右手垂下，丰仪飘放，奕奕神仙之容，不可

赞述。仍题七言绝句于旁，病者即健强若未尝被疾。福州士人林士华传其事，独忘其诗及道士姓名。

相太学道人

绍兴十二年，临安始建太学于众安桥北。基址已定，两道人不知名，过门注视。其一与人言：“好一个去处，将来士子云集，必出大魁。卿佐贵人，比肩接踵。只恐不出宰相。”其一人笑曰：“汝眼力不见尽，若向东一处，却大胜此。状元宰相皆有之。”语闻于朝。时营创且成，不容别改作，于是用所指者立贡院。兴学以来，到今五十五年，自乙丑至丙辰，凡十八榜，英俊辈出。游庠序擢第者几二千人，侍从执政，不可胜数，而未有真相。其膺此选者，悉由乡举策名，驯至极品。如福唐黄德润洽，天台陈叔晋，莆田郑惠叔侨，乃自学起家，皆位元枢。临当大拜而并出典藩，颇符道人之言。料它日必有破天荒者。

安国寺观音

饶州安国寺方丈中，有观音塑像一龕。民俗祈请，多有神应。庆元二年七月，寓士许洄妻孙氏，怀妊临产，乳医守视。自夜半至平旦，乃泰然如常。又两月，复拟就蓐，将产之际，危痛万状。孙默祷观音，乞垂哀护。令其子持净油一盞，点照像前。家素贫，不能广施愿力。所居迹丈室，长老了祥，日夕闻其呻吟之声，深为不忍。因其油至，命童行灭

宿灯而然所施者。自为焚香启白曰：“许洄妻孙氏，感孕以来，阅十三个月，未得免身。彼家四壁空空，二膳不足，灯油微矣。而出于诚心，望菩萨慈悲，赐其子母团圆平善，亦使邻近老僧，得以安寝。”祝罢，许子还。孙正困卧榻蹬上，恍惚如梦间，见白髻妇人，往来其前，凡三返。矍然兴念，是必观音菩萨来救我也。最后抱一金色木龙，呼而与之。孙氏接受，惊寤。才顷刻，生男，遂采梦兆名之曰“龙孙”。此儿盖辰生属龙云。

温慥遇异人

乾道八年冬，司马季思侍郎镇广州。下班只应温慥在帐下，本淮北人，谨畏纯恪，尽领府治诸局，最蒙奖顾。淳熙元年，司马召还，慥送之诣阙，缘道陪其诸子谈论，多涉奇怪。自云尝遇异人，而不肯言所以。他日，司马到一郡，泊驿舍，呼唤语移时，大相契合，益以称赏。后三年，将赴泉州，少驻会稽，慥来参谒。命馆于书院，设榻延之。每就枕，撤去衾席，伸足指空而熟睡，鼻息鸣雷。迨告去，留颂为别，自此间有声问，虽外题为状申某官，及发视之，但书颂一首。或四句，或八句，皆意奥未易遽晓。然徐味其词，往往如卦讖，触事多验。旋只役江西，府帅张几仲徙临越，俾送还。时司马奉祠里居，见之欢甚，复留憩累日，辞归。汪然出涕曰：“今日与侍郎别，势无由再瞻望。”出户回首者再三。又七年，司马卒。慥亦不知安往。

【注释】

①桃 (tiāo, 音挑): 原指祭远祖的庙, 此指继承上代。

②噱 (jué, 音决): 大笑。

夷坚三志壬卷第一

倪太博金带

淳熙十二年春，兰溪范子由为大理主簿，梦出坐门首，逢皇城快行卒，将金带一条穿於臂间。范曰：“欲将赐谁？”曰：“此是倪太博者。”是时吴兴倪正父思为太学博士。范取观之，九钗烂然而不暇审为球文御仙花，覆视其里，乃非玳瑁非白角，而亦衬以金^①，甚异之。复加详玩，每膊上皆刻两字，梦中记之，历历不失。及觉，仅能忆前后四字，其前曰“天台”，其后曰“文资”。明日，走告倪，且贺之曰：“表里皆金，盖示重黄之意兆也。天台固佳，文资者，殆是观文资政学士，君连中科目，到彼不难。”倪谦谢，约使勿广。后数日，少迁太常，官称尚仍旧。俄有召试馆职之命，范益庆其涂辙不同。不五年，遂直翰林，自将作监擢中书舍人，再为吏部侍郎，春秋才半百，前程未易量也。

吴仲权郎中

绍熙初，临川董居厚醇父自靖州教授赴都改秩，未及调县，病终於旅邸，无亲故在傍。崇仁吴仲权镒时为秘书正